

## 名家专递 那两根青衣的水袖——读王亚彬和她的舞剧《青衣》

青衣是名词,水袖也是名词。青衣的水袖在王亚彬的手中,那叠,那旋,那绕,那抛,水袖已是连接神经的神经,团龙,扬袖,反收袖,片花……柔軟的绸缎曲线,让一舞蹈逐自由的心,跟着袖来到了远方之远。那人戏不分的戏痴筱燕秋在出与收之间,令青衣的水袖成了曼妙的动词。

一出舞剧《青衣》,王亚彬凭水袖漫步。这是平生第一次看舞剧,就是这《青衣》,全场的观众如我,一起中了魔怔。生错了星球的筱燕秋,唤醒了同样生错了星球的我们。王亚彬是筱燕秋,也是灰尘满面的我们。原著《青衣》为上世纪末的汉语小说的杰作,疼痛依旧,这85分钟,令人窒息的,也是淋漓酣畅的,时光破碎,灵魂失落,魂兮归来的舞剧,因为王亚彬,为我们贡献出了“比冰和铁更刺人心痛的快乐”。

那么,王亚彬是名词,还是动词?属于王亚彬的名词很多,比如把杆,还有那个舞蹈教室里的站在把杆最后的一个的9岁女孩。比如茧,女孩手中那磨出来的绒默的老茧。比如软尺,老师手中的量上身和腿比例的小软尺,她多么渴望长大。比如痍子,左脚那反复削去又反复长出来的“痍子”。比如右脚,她受伤的右脚错位的外踝。

就这样的一一个小女孩。她的重心与旋转,脱离地球重心的旋转,属于她的那双舞蹈的水晶鞋在什么地方?或许那時候,属于她命中的那两根青衣水袖还是北中国的风,古城北京上空的云,有诡秘的成分,亦有奖励的部分。但孤独永在。如同练功场劣质地板上刺入大腿后侧的黑色木刺,这孤独的,尖锐的木刺,需要她对着镜子咬牙拔出。

当然也有小小的动词,比如跌跟头,“我低头看着我的腿,像极了梅花鹿,一只满是青紫的梅花鹿”。比如减肥,“每个周一都要称体重,谁胖了,那接下来等待她的是午日光下持续地奔跑和喋喋不休的训练,直到磅秤再回到那最瘦的那个位置。每个人都渴望轻盈,轻盈再轻盈,像一片纸,一片树叶,一张书签。”比如拉扯,“我像我自己的小小领导者,指挥着自己跑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,有种轻微的,淡淡的被自己拉扯大的感受”

属于她的名词和动词实在太多了,生命该如何寄托?“面对生长,我们推出问题:生,我们从哪里来?长,我们要到哪里去?”王亚彬索性把老茧、淤青、色斑等这些名词称之为“岁月的包浆”。各种荣誉、演出,2009年的王亚彬如《阿飞正传》中永远飞翔在空中的鸟,成立了“亚彬和她的朋友们”“亚彬影舞工作室”。“我不想像商

昭阳  
杨桂宏 摄

笛声思念  
□徐育兵

有些思念 一念就是多少年 就像那里在平原的时光 无声无息 却永不停歇	就像那船儿离开码头 悄无声息 再也沒回头	却永远不会忘记
有些人儿 一去就是多少年	有些词儿 一叫就是多少年 就像那锁在记忆的院子 无法再叩开	风从平原走过 平原悄无声息 正如我的思念 悄无声息

“六月里来栽秧忙,我们姐妹齐下趟,栽下青秧一行行,秋收稻谷堆满仓。”秧田里,响起了栽秧号子。棉花栽下去了,麦子卖完了,男人和女人,都一门心思转到了栽秧上。生产队栽秧,主角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人:十几根秧绳绑好了,田埂上那些束着上衣、卷着裤管的女人从上趟开始,依次而下,一个个逆到了水田里,她们弯下腰,解开秧把,土豆似地栽了起来。

所谓上趟,就是栽插这块田中第一趟秧的人。栽上趟秧的人不仅快行要栽得直,秧棵栽得匀,更要栽得快,让所有栽下趟秧的人赶有目标。栽上趟秧的人,就是栽秧队伍中的标兵。

栽秧第一天,大家都很新鲜,感到十分的轻松。赤裸着的双脚埋到松软温热的水土里,脚心痒痒的,还渗透着丝丝快意。她们在左手握秧分苗,右手则不停地在水中点插,她们双手栽秧,双脚后移,协调一致。虽然她们不会站站起来看看谁前谁后,但低着头的眼睛的余光总会瞄着左右的同伴,谁都不愿落后,很快,她们的前面,铺开了一大片绿青青的秧行……

栽秧,是一件很讲究规范的农活。根据水稻的品种,每个人每栽一趟秧,先用固定的秧尺在田埂两端放好秧,然后用秧绳平行拉直,在每一个秧埂里,又规定了每个人也只能也必须栽六行秧棵;在秧苗与秧苗之间,又有相对固定的行距和株距。晚上收工时,生产队长根据每个人所栽的秧趟记给工分。

栽秧的人最喜欢栽那种藕和酥松的水田了。耕翻过的麦田,经过几天的毒太阳一晒,猛然上水,所有的土堡都会瘫塌为烂泥,再经水牛用漫盖一拖,平展展的,松软软的。秧手们在这种藕秧的泥土中栽秧,会感到十分的舒心悦意。她们栽秧的手,如同绣娘在画布上绣花一样得心应手,此处栽下去的秧苗也易活易长。

一个栽秧的好手,无论栽上多少天,弯腰栽秧时,她会始终低头悬空,左手传秧,右手栽植,接连不断;而刚刚学着栽秧的人,时间长了,为了减轻腰部的酸痛,她会用拿着秧把的左膀支撑在左腿上,用右膀支撑在右腿上,很笨拙地栽插着……一个人从不会栽秧到可以跟着上趟,其间不知要流淌多少汗水,忍受多少酸痛。

除了女人,乡民中也有男人会栽秧的,只是在生产队,这样的男人太少,男人通常会去挑秧。分田到户后,几乎每家的男人都会学点栽秧,仅仅是栽秧快慢,栽多栽少而已。

栽秧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,大片大片的水田变成了一幅轴绿油油的画卷。但是,栽秧的女人们全然没有了当初那种新鲜的感觉了,有的只是腰酸腿疼,是身心的疲惫和厌倦。长时间在水田里浸泡,女人们的手指肿胀了,皮炎附生了,脚丫间也开始溃烂了……可是,每一个女人谁也不会偷懒在家歇上半年,她们知道,远处那一块块已经上了水的白田,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她们呢!于是,在这顽强的坚持中,在这雁群一样的队伍中,就会时不时传来几句轻轻的吟唱:“六月里呀是农忙,起早带晚去栽秧。风吹雨打日头晒,苦呀累呀脚底埋……”这时的秧歌,更像是排遣困苦时的自言自语,它是那么的低沉和忧伤。

栽秧的日子越长,就越需要大家的同心协力。于是,就出现了“接趟”——一趟秧栽下来,先结束的会在栽得慢的人的后面帮着栽上一段秧,她帮我,我帮她,自然鼓舞了这支雁群队伍整体的士气,保证了栽秧的整体推进。

天有不测风云,刚才还是晴空碧日,眨眼间,东南方卷起了阵阵乌云,天空中响起了声声闷雷,“轰隆隆”,伴随着闪光交错的雷电,暴雨倾泻而下。顷刻间,弯腰栽秧的女人浑身湿透……

雨过天晴,遥望田野,已是满眼碧绿。

多里农事之三十 栽秧  
□陈明千

“六月里来栽秧忙,我们姐妹齐下趟,栽下青秧一行行,秋收稻谷堆满仓。”秧田里,响起了栽秧号子。棉花栽下去了,麦子卖完了,男人和女人,都一门心思转到了栽秧上。生产队栽秧,主角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人:十几根秧绳绑好了,田埂上那些束着上衣、卷着裤管的女人从上趟开始,依次而下,一个个逆到了水田里,她们弯下腰,解开秧把,土豆似地栽了起来。

所谓上趟,就是栽插这块田中第一趟秧的人。栽上趟秧的人不仅快行要栽得直,秧棵栽得匀,更要栽得快,让所有栽下趟秧的人赶有目标。栽上趟秧的人,就是栽秧队伍中的标兵。

栽秧第一天,大家都很新鲜,感到十分的轻松。赤裸着的双脚埋到松软温热的水土里,脚心痒痒的,还渗透着丝丝快意。她们在左手握秧分苗,右手则不停地在水中点插,她们双手栽秧,双脚后移,协调一致。虽然她们不会站起来看看谁前谁后,但低着头的眼睛的余光总会瞄着左右的同伴,谁都不愿落后,很快,她们的前面,铺开了一大片绿青青的秧行……

栽秧,是一件很讲究规范的农活。根据水稻的品种,每个人每栽一趟秧,先用固定的秧尺在田埂两端放好秧,然后用秧绳平行拉直,在每一个秧埂里,又规定了每个人也只能也必须栽六行秧棵;在秧苗与秧苗之间,又有相对固定的行距和株距。晚上收工时,生产队长根据每个人所栽的秧趟记给工分。

栽秧的人最喜欢栽那种藕和酥松的水田了。耕翻过的麦田,经过几天的毒太阳一晒,猛然上水,所有的土堡都会瘫塌为烂泥,再经水牛用漫盖一拖,平展展的,松软软的。秧手们在这种藕秧的泥土中栽秧,会感到十分的舒心悦意。她们栽秧的手,如同绣娘在画布上绣花一样得心应手,此处栽下去的秧苗也易活易长。

一个栽秧的好手,无论栽上多少天,弯腰栽秧时,她会始终低头悬空,左手传秧,右手栽植,接连不断;而刚刚学着栽秧的人,时间长了,为了减轻腰部的酸痛,她会用拿着秧把的左膀支撑在左腿上,用右膀支撑在右腿上,很笨拙地栽插着……一个人从不会栽秧到可以跟着上趟,其间不知要流淌多少汗水,忍受多少酸痛。

除了女人,乡民中也有男人会栽秧的,只是在生产队,这样的男人太少,男人通常会去挑秧。分田到户后,几乎每家的男人都会学点栽秧,仅仅是栽秧快慢,栽多栽少而已。

栽秧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,大片大片的的水田变成了一幅轴绿油油的画卷。但是,栽秧的女人们全然没有了当初那种新鲜的感觉了,有的只是腰酸腿疼,是身心的疲惫和厌倦。长时间在水田里浸泡,女人们的手指肿胀了,皮炎附生了,脚丫间也开始溃烂了……可是,每一个女人谁也不会偷懒在家歇上半年,她们知道,远处那一块块已经上了水的白田,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她们呢!于是,在这顽强的坚持中,在这雁群一样的队伍中,就会时不时传来几句轻轻的吟唱:“六月里呀是农忙,起早带晚去栽秧。风吹雨打日头晒,苦呀累呀脚底埋……”这时的秧歌,更像是排遣困苦时的自言自语,它是那么的低沉和忧伤。

栽秧的日子越长,就越需要大家的同心协力。于是,就出现了“接趟”——一趟秧栽下来,先结束的会在栽得慢的人的后面帮着栽上一段秧,她帮我,我帮她,自然鼓舞了这支雁群队伍整体的士气,保证了栽秧的整体推进。

天有不测风云,刚才还是晴空碧日,眨眼间,东南方卷起了阵阵乌云,天空中响起了声声闷雷,“轰隆隆”,伴随着闪光交错的雷电,暴雨倾泻而下。顷刻间,弯腰栽秧的女人浑身湿透……

雨过天晴,遥望田野,已是满眼碧绿。

回味 紫燕归来  
□沈光宇

二月春风似剪刀,剪出了明媚日光,剪出了依依杨柳,剪出了呢喃紫燕。

至今还记得呢喃紫燕在春天里,站在我家屋檐下,面对我们在呢呢喃喃地说着什么。我们只是觉得好可爱,妈妈却说,燕子又要到我家抱小燕子了,还真的是说这些话,特别是最后的“抱小鸡——”拉得很长。我们当然欢迎燕子来我们家抱小鸡。其实家家都欢迎燕子借房梁抱小鸡。乡间有个习俗,认为有燕子借房梁抱小鸡,是个吉利。说明这一家不会遭灾。试想,这一家倘若遭到灾祸,住在窝里的小燕子不就跟着遭殃了?燕子就是有这能耐,它会测算到谁家吉利,就到谁家借房梁抱小鸡。所以燕子到来,让家里人满心欢喜。

借得房梁抱小鸡,一对紫燕便忙碌起来:去衔泥,选用黏和的;去衔草,选用柔软的。当黏土粘牢房梁以后,紫燕就交替将柔软的草与黏和的泥,一层又一层地涂沫在一起。看似绅士般的紫燕,虽然依旧穿着燕尾服,可这时却是满嘴的泥巴,满嘴的草屑。“春燕衔泥”这句成语就是把这种辛勤劳累在人们记忆之中。燕子就是有这等精神,不辞劳苦,不怕艰辛,重复着、重复着,又重复着。春燕衔泥并不只是简单重复的劳动。燕子早已有了自己的设计:燕窝要做成半圆形,这样利用空间大,可以住得下五六只小燕子;燕窝要做得浅浅的,这样便于小燕子趴到外面,便于喂食。浅浅的燕窝还便于小燕子转过身体,向外排泄,不至于把小小的燕窝弄脏。浅浅的燕窝,还有一个考量,就是不给小燕子营造安乐窝,逼着它们早早地站到外面,学会展翅,学会飞翔。

10天!仅仅用去10天!一对紫燕起早贪黑,终于将孩子的摇篮营造成功。当燕窝牢牢依附在房梁之上,母鸡产卵,然后孵化。公燕飞来飞去在一旁照着,还替换母燕外出觅食。小燕子刚孵化出来就会张大嘴巴要吃食。人们常说的黄口小儿,原本就是说的小燕子。小燕子长着黄黄的大大的嘴巴,仰天一呼叫,占据大半个脑袋。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没有牙齿,眼它虫子,它嚼不碎;公燕母燕同样没有牙齿,捉

点燃创业激情  
放飞创业梦想



桥与桥 李春泽 摄

回 味 紫燕归来  
□沈光宇

来的虫子也不能粉碎。但是它们自有生存之道,那就是公燕母燕把捉到的虫子先吞下,经过胃一番软化,再吐进小燕子的大嘴巴。长着大嘴巴的小燕子,没睁眼就知晓父母的到来,它们都会叽叽地叫唤,甚至还会相互比较着谁的叫声响,谁的嘴巴大。一窝燕子正常是6只,一齐叫唤,一齐张嘴,在这争先恐后之中,公燕母燕如何安排?燕子父母都十分疼爱这些心头肉。它们并不是同时到来,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记号,可就是凭着默契,有条不紊地喂着张着大嘴的小崽子。

小燕子一天天长。长大的小燕子已经会颤颤抖抖地站在燕窝边沿,转过身体向外排泄。家里人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,所以在紫燕来借房梁抱小鸡的时候,父母就抬过桌子,摆上凳子,把用旧的斗篷反过来,再系上绳子,吊在燕窝下面。目的有二:一是接住小燕子的排泄物,二是防止站在窝边沿的小燕子掉到地上。平心而论,一窝燕子的成长,除了有公燕母燕的悉心呵护,也离不开主人的精心关怀。自从紫燕进入家庭,主人就不会关上大门,即使遇到风雨之日,也会敞开一扇窗户,为的是便于紫燕进进出出。所有借房梁给紫燕抱小鸡的人家,都把紫燕看作自家的客人,都给予善待。

随着春风春雨轮番交织,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锦绣河山。经过将近60天的风风雨雨,人们终于在春光里看到小燕子飞翔。不断长大的小燕子把小小的燕窝完全挤满,逼得身体强硬的小燕子站在燕窝边沿,试着展翅,试着飞翔。当第一只飞出以后,后面的也不甘落后;健壮的一下子飞远了,胆怯的飞出去又回来。公燕母燕自从孩子们出生,每晚一直都是趴在燕窝外面,也许是在欣赏自己的宝贝,也许在期盼孩子长大。就当孩子都学会飞翔的时候,公燕母燕依旧每晚趴在这里:它们生怕有一个孩子经不住风雨,还依赖老家;它们生怕有一个孩子一时找不到伴侣,还留恋老窝。

不久,只留下一只空空的窝,还有两只空巢老燕。

没有悲伤,只有等待,盼明年重新描画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

回 味 春 天  
□陈荣香

春寒料峭,但阳光一天增似一天的强。迎来了水、青草、花。这是树的春天,也是人的春天。

每年春天的到来,都仿佛比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要灿烂、鲜艳。

鸟儿“叽叽喳喳”地鸣叫,落户在我家窗檐上。飞得低些的要胜过飞得高的,飞得高的想飞得更高。轮番交替。忽然,一声吱叫,凌空飞翔,目及蓝天白云之外。

坐在花下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心无挂碍,心中自在,心满慈善。

喜欢大自然,也更喜欢城市。在车水马龙里来回驰骋,目随林立的钢筋水泥指向青天。那青砖铺就的巷道,那马头墙上百年前的荒芜,承载着世纪的记忆。寻找明清格式,探寻历史的痕迹。

每年天气一入春,这个小城就欢呼雀跃起来。从全国各地的旅游大巴都驶进来,城市街道上的车子纵队排开,游客们操着不同的口音。街道边的饭馆从上午至深夜灯火通明,宾馆家家人住爆满。多年不走动的亲戚朋友老同学,呼啦啦地来了一茬又一茬。

东门老街、郑板桥故居、四牌楼、儒学广场、金东门、银北门、干柴菜花、水上森林,还有那乌中荡、徐马荒,这些就如一本本耐读的书,读过一次又一次,百读常新,百读不厌。兴化的迎宾大道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,尊贵的客人认真探究,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,把美丽的兴化从朋友圈转出去,传得更远更广。

支开窗户,目眺远外,春天是美丽的,春天是刚开始,有无限的活力。树木在阳光向上生长,向天空拓展,花开枝头。

“唱功非凡”蓝喉歌鸲  
□沈海波

那年冬天,雪下得越来越大,像是没有尽头。

囚在家里看电视,翻网页,无聊地打发时间的我像是丢了魂。

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晒雪景,而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。

对爱鸟的人来说,每发现一种新鸟种,绝对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。前些日子,我在乌中荡拍鸟,灌木丛边一闪而过的精灵被我的相机抓了个正着,师傅老王告诉我,你拍到“好鸟”了。

兴化乌中荡风景区有许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又多见的鸟类,普通秧鸡、震旦鸦雀、大麻鸨等常吸引全国各地的鸟友前来拍摄。

所谓的“好鸟”名字叫“蓝喉歌鸲”。小家伙腿好像有点毛病,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出没。自打发现这个小家伙以来,师傅老王和我天天来看它,给它带虫子吃,没几天这只蓝喉歌鸲开始精神起来,整天蹦蹦跳跳的,在灌木丛穿梭,时而登上芦苇枝头仰望,时而飞到地上抖翅捉虫。它并不怕我和师傅,也许是“吃人嘴短”每天五元钱的虫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我想起一句老话: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,只要有虫子吃,它才不管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!它乐于表演,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,对我来说它就是一道迷人的美景,给我和师傅带来无限的快乐……

从百度里得知“蓝喉歌鸲”亦称蓝点颏,蓝枯芦鸫鸟、蓝脖、九圆颌、蓝颈、长脚青、蓝颏、点颏、蓝靛杠等,通称蓝颏儿。在分类学上隶属于雀形目,鸫科,歌鸲属。身体大小和麻雀相似。头部、上体主要为土褐色。眉纹白色。尾羽黑褐色,基部栗红。其特有的一圈彩色围脖,色彩斑斓,漂亮迷人。

蓝喉歌鸲性情胆怯,常在地下作短距离奔驰,稍停,不时地扭动尾羽或将尾羽展开,飞行甚低,一般只作短距离飞翔,不去密林和高树上栖息,在地面奔走极快。主要以昆虫为食,也吃植物种子等。

蓝喉歌鸲,红喉歌鸲、蓝歌鸲称为歌鸲三姐妹,与百灵、画眉、绣眼齐名的中国四大笼养名鸟。它们的“唱功”非同一般,善鸣叫,善模仿,鸣声多韵而婉转,十分悦耳。堪称鸟家族中的“好声音”,英文称它为“蓝鸫”。它叫声特别,声音拉得很长,听到其他鸟叫时,会把叫声提得更高,以压倒对方为快。

鸟儿的歌声是世上唯一不加修饰音的旋律!蓝喉歌鸲的歌声优美,蓝色脖颈诱人,是北方盛极一时的笼养鸟。但是,野生蓝喉歌鸲在成为笼鸟前,会经历捕鸟器、丝网、毒药、羽毛染色、生黄上火等磨难,存活者不足十分之一。尽管喜欢养鸟的人千般心思地呵护,它依然是一只笼中鸟。

你可别以为鸟不中懂,刚烈的它,笼中喂养的蓝喉歌鸲喉部远不如野外鲜艳,也许这就是对人类因禁它的无声抗议。

蓝喉歌鸲色彩鲜艳,叫声悦耳,受到笼鸟爱好者的追捧,因其生性胆小怕人,人工驯养较难成功,国家将其列为保护动物,禁止捕捉,但有闲散食财之徒,常常偷捕出售,每只公鸟市场非法价格已达上千元。

看着窗外,我多么希望雪能停止,此时鸟儿兴许在呼唤着我和师傅,期盼着我们能带些虫子给它呢!

蓝喉歌鸲性情胆怯,常在地下作短距离奔驰,稍停,不时地扭动尾羽或将尾羽展开,飞行甚低,一般只作短距离飞翔,不去密林和高树上栖息,在地面奔走极快。主要以昆虫为食,也吃植物种子等。

